

躲

(- - 這城市需要傳說。

- - 我記得，在童年的某一天，我思索躲的意義。

——我感應著，在未來的民國 107 年（西元 2018 年），我將以真名蘇家盛，申請到政府單位的創作補助，寄出這本膾炙人口的童年奇幻小說，「躲 - 我的奇幻童年」。且此書將洛陽紙貴，喧騰一時。

洞

我記得，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，我有著與常人不同的特質，好比說：我的身子很輕、但我的嗓門很大、我異常地有食慾，還有，我可以承受長時間的孤獨，一個人靜靜地坐在樹下，想想最近觀察到的事。是啊！在我那個純真年紀，當我看到從泥土裡鑽出來的蚯蚓時，我便莫名的興奮起來！因為，我很像看到了另一個自己，在重複著孤獨的旅程。爬啊爬——伸伸縮縮縮——爬啊爬；從這個洞跑到那個洞。由地底到地面，由黑暗到光明。

洞。蟻洞。樹洞。蟲洞。

那時，我還沒上小學，但好像（我忘了實際的狀況，只是約略記得）有一點點懂事了，我可以清楚地分辨心情好壞，還有一——在我週遭的環境裡，有哪些是讓我高興、或者傷悲的元素。但無論週遭的環境影響我是悲是喜，我都不輕易表現出來，我雖是個男生，但比其他更心思細膩。——事隔多年後，我聽到了「沉默是金」四字，可詮釋我當時的心境，但還沒辦法說清楚。嚴格說來，個性不與人爭的我，只喜歡像隻蚯蚓一樣，靜靜地伸縮，反芻。

我喜於扮演乖小孩角色，成日和姐姐與祖母在一起，種菜，澆水。

我永遠記得，在這段時間裡，我家中的所有長輩都為工作忙碌，於是，在種完菜後，每當吃完早餐或午餐，我總有兩三個小時的「自由活動」——這段是我心靈自由的時間，我常走到家後院的菜圃前，或在更後方的走道邊，在一棵結實纍纍的桑樹下呼吸空氣，想想心事。每當我要來這裡時，我只需通報祖母，而她老人家總在打理家務，絕不會干涉我一絲半毫。祖母說：吃飯時要記得回來就對了！於是，我放心地蹲下身來，在約莫一張小毯子大的地方撿樹葉，把它們堆成圖形；搓揉沙土，將之堆成城堡。

——這樣的簡單生活，多年後我回想時：於我真是美麗時光啊。

有時我會全然享受，有時會邀姐姐加入，會看著自然景觀，分享心得。好比從泥沼中激起的水花，我稱為「海浪」；稍微大可吹搖芭蕉葉的風，稱之為「暴風」；大大的沙丘，我稱之為「小山」；我踢不太動的石頭，一律稱為「石頭山」；而無論木板或石板，只要能區隔的一律稱為「牆」；有時候，我會看到癩蛤蟆或蜈蚣，則不論大小一律稱之為「怪獸」。

我的童年，就在這樣喜愛編織的背景下，顯得豐富多采。

龍洞

事實上，在很小的時候，我便在心中萌生了「造洞」的夢想。

但造一個洞沒這麼簡單，我有沒有多少力氣，可以造出美麗巨大的洞。

原本，以為要長大才可以造洞的我，在一個早晨裡，因為一件事的發生，而改變命運了。那天，我並未跟在祖母與姐姐一起，這時，我能夠掌握的時間增多了，我便四處走走，看看有無物品可廢物利用，若覺得這東西不錯，我便會先把它堆到「龍洞」裡去，幾次後，我會看著這些東西發呆，思考一下，再試著將之組合起來。——多年後，我回想此事，我就像是隻築巢的老鳥，儘管辛苦，卻一點兒也不覺得費事，反而很期待看到它的新面孔。

奇異的是：垃圾堆著堆著，我發現它堆成了近乎洞的樣子。

但那日風力特強，沒幾個旋風，就把垃圾吹到八百里外了。

那個剛剛形成的洞，又瞬間消失無蹤了。

回到家後，我在這件事上動足腦筋，但未有結果。

一日，我萌生靈感，在這棵桑樹、那棵榕樹、和另一棵芭蕉樹的樹身，綁了三片板子，圍成一個神秘的三角空間，頂上再加塊從倉庫找來的厚布，布上頭放幾片芭蕉葉，遠遠看來，這地方簡直就是個「洞」的感覺了。我將它取名為「龍洞」。值得一提的是：這龍洞雖然簡陋，但我常把零嘴藏在這裡，或者從樹上摘下芭蕉來吃，久而久之，此處便有幾分「家」的意味。

在龍洞休息時，我總是幻想自己是隻龍。龍洞雖是個小地方，但卻讓我有當大人的快感，就算村鎮裡的任何大人來，也要敬畏我三分的。我可以橫行霸道，在這裡跳繩、踢毽子；而屬兔的姐姐呢，她每次蒞臨總十分安靜，倚靠在桑樹邊，看著雲朵，什麼也不說。

因而，我常覺得這個洞是我的，不是姐姐的。

雲想與爬樹

百無聊賴時，我便會來到龍洞，爬上樹梢，獨自觀賞雲朵變化的臉孔，然而，當我看到美麗的各種雲朵，我便覺得神清氣爽：雲朵一下子消失、一下子又出現，（雲變成了動物：兔子、鳥、狗、甚至是龍），讓我拍案叫絕。當我看到龍形雲朵時，我便會情不自禁地驚呼出來，因我龍年出生（外號叫小龍），對龍特有好感。——我承認，當我靜靜觀察雲朵時，真是個孤獨又幸福的精神饗宴啊。

不可諱言，雲朵帶給我的好處很多，最大的利益是讓我忘記煩惱。

我常想：若我是一朵雲，可以在天空飛來飛去，那該有多好啊。

於是，為了多觀察雲一點，我愛上了爬樹。

談到我爬樹的本領，可要遠遠超過其他小孩呢。這是我偶然發現的。有天，我發現一隻奇怪的青蛙，他的身子是青蘋果色，晶瑩剔透的，我為了要抓到牠，便一路追了約莫十棵樹這麼遠的距離；後來，牠竟然跳上了菩提樹，由於菩提樹的樹身光滑，難以攀爬，原本在樹下等待的我，以為這隻青蛙會墜落下來，沒想到牠像爬樓梯般、一格格往上爬去，沒幾分鐘已爬到樹頂，情急下，我踮起腳跟追了上去。

但青蛙像通了人性般，牠也加快速度爬行，甚至跳躍到樹梢末端，累喘的我，只好將兩腳跨坐在粗壯的枝桠上，雙手緊緊抱著樹枝，真怕自己會掉落下去。因

為這樣的緣故，我愛菩提樹身，要比愛菩提葉多一些！我永遠記得，那天困在樹上左右為難的經驗——後來我花了兩個小時，才從樹上平安滑落。

之後幾天，征服這棵樹的想法在我心中蠢動。我於是選在大人們全不在家時，獨自走到菩提樹下，想重新挑戰一次，而奇怪的是：那隻美麗青蛙又出現了。我簡直以為：牠就是來訓練我爬樹的！但這次我可精明了，我先觀察樹枝走向，找到對的路徑，才一口氣猛爬上去；而在往上攀爬的過程中，汗濕衣衫的我，早忘記追逐青蛙的企圖，而是專注在自己的肢體上。

往後，我爬出了興趣，要我看到樹不爬，簡直比登天還難。

經過訓練，我擁有了超強臂力，可以一分鐘從樹根爬到樹頂，到達樹頂後，還可像猴子一般，拉著糾結不已的樹藤，盪一盪一盪，往太陽出來的方向（東方）連續拋盪，最後盪到腰圍最粗的那棵樹去。學會爬樹後，我在幾棵樹的枝幹裡，找出了路徑的千變萬化，當我坐在枝桠間休息時，往下看的視野可好了！

在這樣的狀況下，我彷彿擁有神力般，可以看穿某些事物。

我知道，那是因為在高處的緣故，把地表景物都窄化了。

而奇怪的是：在我學會爬樹後，那隻美麗青蛙從此消失無蹤。

探病之旅

經過祖母解釋後，我才知道，我爬的那棵菩提樹，其實是和龍柏樹共生的樹，不單是一棵，由於兩棵的枝幹纏繞一起，遠遠看去，這兩棵樹就像一棵一樣。這兩棵我都很愛。祖父說，龍柏樹很香、木材可做家具與香粉；至於菩提樹，葉子呈現心形，祖母說它來自於印度，生長力強，所以在很多國家落地生根。（雖然，我不知道印度在哪裡？但我相信那是個古老的地方。祖母說故事的開頭語——很久很久以前，印度……。）

當我無聊時，我就會站在「龍洞」前，望望這棵菩提樹，菩提樹樹枝光滑、強勁有力，真是美呆了！我真的以為，樹上掛的心形葉子，無論大小都有魔力。祖母說，菩提葉象徵智慧，一片落葉可許一個願，就算那個人不在了，只要寫上某人名字，就可以幫我傳達幸福。

我想想，需要祝福的人，只有臥病在床的曾祖母吧。

談到曾祖母，在我去探病的經驗裡，總是我的父親當嚮導，而我只需要坐在車上享受被載的快感即可。往往，在每次探病的旅程裡，父親從正門口開車出發，約莫過了十分鐘，越過幾個十字路口，進入一條充滿樹林的小路時，便會繞過一間屋頂有四個角、屋角朝天的小屋，據說，這是一個修行人的住處。我問父親：「什麼叫修行人？」父親說：「就是修正行為的人。」

這個回答，讓我匪夷所思至今。

我不知道這回答對或不對。但我記得非常清楚，我第一次看到那位修行人時，他的五官端正、氣色紅潤，脖子背著一串重重的珠鍊、帶著小帽子，口中喃喃自語；後來幾次經過，我還聞到從他身上傳來的特殊香氣，而頭暈腦轉著。那時，祖母告訴我，這位師父身上灑了香粉，我點點頭後昏睡過去。

一覺醒來，我已經到達目的地了。眼前是一片灌木林。

父親喊我下車，我亦步亦趨地跟在長輩身後，半夢半醒。

總是如此，只要我經過一條長廊，遇到幾個黥面者，就離曾祖母住處很近了。

當然，我鐵定會聞到病的氣味，這時，我就不得不好好睜開眼睛。

那時，我的曾祖母已患褥瘡，不良於行，她整個人蓬頭垢面，躺的時間比坐的多；坐的時間又比站的多。她似乎生了重病，走到生命的進退為難之境，而當時的我，對曾祖母的病情沒有意見，只對她身上的氣味有興趣。我想：一股難以解釋的、像腐爛水果的氣味，到底從何而來？每次入屋，我總像隻老鼠般，兩顆眼珠溜轉著，鼻子盡力聞嗅，卻總是找不出任何癥結來。

但我清楚，曾祖母很喜歡我，她喜歡摸我頭髮和臉頰說：「曾孫好乖。」

曾祖母總是體虛氣弱，我很同情，卻無能為力。

印象最深的是：每趟探病之旅，我總昏昏沉沉地去、清清醒醒地回來。

我很難解釋，為何我對曾祖母的病、和臉上的黥面這麼驚訝！

然而，姐姐總是提醒我，要注意禮貌，無論有無黥面，都值得尊敬啊。

我必須要說，我對黥面感到訝異是真，但絕對無任何的不尊敬，而是喜歡畫圖的我，在猜測這黥面有點像塗顏料的，如果是，用的筆到底多大？雖然祖父母解釋過，這是用針刺上去的，但我依舊無法理解，針怎麼能取代筆呢？

真的。在我那個年紀的思維裡，完全找不到正確的邏輯，來解釋這樣的事。應該說，解釋任何我童年裡遇到的奇異事件。我能做的：就是在腦中重複地想，關於曾祖母與其他人臉上的黥面，而試著畫在圖畫紙上，一次次反芻這件事。

我聯想著洞與青蛙、黥面與曾祖母、童年與童話、天使與姐姐。

水溝與青蛙

當然，我最常畫家人與沼澤區，有多的時間，我便會畫畫其他東西。

好比說，我常走到家後院的水溝邊，觀察今日的水溝狀況，看看有沒有奇怪的生物，或者垃圾，是可以引起我興趣的；如果有，我會拿張畫紙作畫，待親人們相繼回來用晚餐時，再跟他們分享。有幾次我畫了塑膠袋，鋁箔包（這個名稱，是我問父親才得知的），青蛙，紅蟲等，卻被他們嘲笑。

我不知道大人們在笑什麼，我想，還是一個人孤獨地好，自由自在，沒有爭吵。總是，在跟家人有爭執時，我也常沿著後門的小路，進入竹林，再繞一圈半圓形後、到達家門口前方的荒地，我必須要解釋：我並未故意大費周章，而是因這裡（新生北路與長安東路交接近）荒廢待建多年，已被鐵皮層層包圍，父親說，這鐵皮是建築商人的「佈置」，以避免此地被人利用。

我點點頭，好像懂，又好像不懂。大人的世界真複雜啊。

說到這個荒地，佈滿了大大小小的蝌蚪池，池邊總被一脈迎風搖曳的蘆葦花包圍。而這些看來獨立的蝌蚪池，其水流走向困擾著我。有一天，我詢問了祖母，這條水溝流去哪裡，怎麼流到十多公尺後，就不見痕跡？問題繞了一圈後，是父親給我的解答：「水溝流往地道，而接到竹林外的小溪。……很多事都一樣，消失了就不會回來了。」

事實上，父親說對了，但也說錯了！經我觀察後得知，各個蝌蚪池所蓄的水

共同流入一條窄溝，而這條溝又經過地下水道，接上我家後門廚房邊青蛙橫行的水溝，往不知名的遠方流去了。每當我看著溝水緩緩流淌時，不知為何，總有些心酸與感動，會情不自禁地哼起歌來。

——魚兒魚兒水中游，游來游去樂悠悠，倦了臥水草，餓了覓小蟲。樂悠悠。樂悠悠。水晶世界任自由；魚兒魚兒水中游，看見前面一線勾，勾上是味美，看得我涎流，小魚兒別上勾。貪圖享樂，失去自由。彷彿，我就是條貪圖享受的魚，成日玩耍樂活；日復一日，流水與時間，水漥與蝌蚪，青蛙與王子……。

這些事物就這樣固定存在，且陪伴著我與姐姐。

許願池與隱身草

然我必須一提，有個在這荒地上，有個十分神秘的物件：一個丟棄的雕花洗手台。姐姐曾經做過夢，夢裡的天使告訴她，這洗手台是個通往天堂的許願池，若誠心則願望實現。於是，我和姐姐誠心祈求，曾祖母的病可以早早好起。

果真，在許完願的隔天，曾祖母竟在教會弟兄的陪同下，拄著柺杖，腳步踏實地來到了家裡。曾祖母精神奕奕地說話，毫無病痛的樣子。我跟曾祖母問好，曾祖母來摸我髮際、稱讚我乖。彷彿祖孫見面，只能這樣客套，而無其他台詞了！

然不可置否，許願池真有功效呢，曾祖母似乎因此多活了好長一段時日。

當然，我也把上述的種種風景、物件、親人，都放入我的圖畫中。

我因而擁有許多躲在樹上的日子。這樣的「躲」，很讓我快樂。

多年後，我從小說上讀到，人們慣於躲藏，跟十月懷胎在母親子宮有關。或許是吧！但在我那個小小年紀，心思單純，沒有考慮這麼多，我的「躲」應該出於天性。好比下雨天要「躲雨」，我不乖祖母想打我時要「躲人」，過馬路要「躲車子」，去荒地時要「躲蚊蟲」等等。然往下推測，我對「躲」這麼有感覺，當然也跟祖母在睡前告訴我的床前故事有關。

這些故事的內容，多半來自於東方的「二十四孝」，或西方的「伊索預言」：「司馬光破缸救友」「隱身草」「黃香溫被」「破冰救鯉」「三隻小豬」「小紅帽」「糖果屋」「魔法掃帚」等。而在這麼多故事中，便是「隱身草」一文最讓我感到訝異了！我真希望，可在「龍洞」或「菩提樹」周邊的雜草裡，挑出一兩根供我躲藏的隱身草，然而，我沒有看過真正的隱身草，又該如何尋找呢？

我承認，這問題整整困惑了我一個下雨天。

每當雨絲多一點，我的憂傷就多一點。滴答滴答。

後來，我說服姐姐跟我再去一次許願池，姐姐答應了，卻一直找不到時間。

那陣子，姐姐跟隨祖母在教堂當義工，教會常有活動，於是約定一延再延。

掃帚與出遊

我的個性很強，認定要完成的事，絕不放手，因而，若是我那因跑黃包車而早出晚歸的祖父、及開車行的父母親、或祖母毀壞約定，我一定氣得火冒三丈，而不知為何，我向來對管教我的姐姐束手無策，一派順從。因而，在姐姐尚未撥空跟我去許願池的那陣子，我沒跟姐姐計較，而慣於孤獨，勤跑「龍洞」與攀爬菩提樹了。

一周過上一周，姐姐都沒跟我一起許願。我有點忘記它了。

有一晚，祖母和姐姐從教堂回來，手上拿了一枝掃帚，這件事讓我眼睛一亮。

我想，若可以用這隻掃帚許願，許成「飛行掃帚」，則要飛行便非難事。

事實上，我的身子雖然輕盈，但還飛不起來。

於是，我要求姐姐實現諾言，而姐姐卻不應聲。

後來才知道，因為教會要辦活動，姐姐和祖母，須在一周內摘下所有蝌蚪池邊的蘆葦，編成一把把美麗掃帚，她們非常忙碌，在那一周裡，她們都沒時間聽我說話！我只自言自語，並從飛絮如花的狀況下，看祖母端著老花眼鏡，一手握掃帚、一邊教導姐姐，該如何把三四根蘆葦編成一束、多數編成一把、再把它們綁成一根掃帚的誠懇樣子。

為了將掃帚編好，祖母還找機會帶我與姐姐，去台北市中山區的康樂市場，跟賣掃帚的老闆娘學習綁法；這小小的五分鐘路程，對我就是天大的恩賜了。我記得，一路上我高興得手舞足蹈，卻在祖母與人交談甚歡時，無趣地在旁觀看，只因我那時還小，不懂大人們語言的樂趣。

後來，祖母支開我，要我去附近的林森公園盪鞦韆，而姐姐留在市場裡，半小時後再集合。我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躲在林森公園的岳飛銅像後方。我沒去盪鞦韆，也沒去拉單槓，我只是靜靜地坐著，等待。然而，這時的氣候冷寒，霧氣像煙圈似地層層向我圍來。

我文風不動。我「躲」在霧的懷抱裡。

半小時後，我聽見祖母和姐姐在喚我名字，我也努力拉嗓回應，可轟轟的車潮掩蓋了我的聲音，強大霧氣讓我找不到方向，我聽見姐姐吼道：「阿弟，要回家了，你在哪裡？」「我在這裡，這裡。」原本身輕如燕的我，在這緊張時刻，卻顯得無比笨重起來，我好怕自己迷路啊，我的心跳加速，肌肉抽搐，心情激動得難以言喻。幸虧，什麼事也沒有發生，我平安見到了祖母與姐姐。

她們拿了好多掃帚，扛在肩上。我只當了啦啦隊，一根帚也沒拿。

隱身之命

「掃帚任務」結束後，姐姐擇日跟我去雕花洗手台許了願。

我永遠記得，許願那天風和日麗，天上的雲朵通通消失得一乾二淨，姐姐同我一起站在許願池前，拿著掃帚，雙手合十，儼然一副仙人樣，可謂神秘又充滿靈氣。姐姐喃喃至半後，從地上倏地拔了根小草，跟我強調，經過許願後，她手上的草經已變成了隱身草。我半信半疑地摸姐姐額頭，問：「姐，妳該不會病了吧！這只是個遊戲。」姐姐傻傻微笑著，眼神向我示意後，逕自退到一旁。

這時換我許願了！原本以為是場遊戲的我，卻因姐姐的態度而認真起來。

但當我雙手合十、鼓足氣力，正要許下「隱身」的願望時，天地大大震動，我不僅被震得兩眼昏花、四肢無力、身上還多處瘀青，而眼前的這只雕花洗手台，竟應聲裂成了兩半。頭暈腦脹的我，跌撞地站起身來，回頭一望，身邊的姐姐卻消失無蹤，我著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，四處搜尋姐姐下落，卻沒看到一身半影。我定下神後回想：因為地震，我沒許到關於「躲」與「飛行掃帚」的願望，而姐

姐已經許好了，該不會姐姐的魔法發威了！

如果是一——現在她看得見我，而我看不見她！

我左顧右盼三分鐘後，在荒地上大聲嚷嚷，依舊沒發現姐姐身影，驚惶下，我沿著來時路逃竄。門一推開，我看見在低頭拖地的祖母，涕淚俱下地擁抱著她。我問祖母關於姐姐的下落，祖母卻說姐姐很好啊她剛剛回家後說要去高架橋下撿柴，祖母還問我哭什麼？我臉皮抽恤地說姐姐可能會失蹤喔、因為她使用了「躲」的魔法，而祖母哈哈大笑起來說我玩過頭精神緊張了。

不被認同的我，二話不說奪門而出，朝著堤防狂奔而去。

我知道，「躲」的命運在等著姐姐。

但我還有好多話沒告訴她，她可不能真的消失啊。

我猜測：姐姐使用了「飛行掃帚」魔法，將會展開屬於她的神秘飛行。

可就在我奔上堤防時，機車的黃燈一閃，我湊巧看到姐姐迎風飛起的那幕。

嗓門尖銳的我，大叫一聲後，竟然音聲沙啞且昏倒過去！

躲

寒冷的那夜，姐姐被送到醫院後，經搶救後不治。

父母親傷痛地將她的大體安置在後院，蓋上了一張大白布。

失溫的姐姐，先平躺在推車上，爾後，轉放置在後院的菩提樹下。

姐姐的身後是一幅幅的白布。一片片固體的霧。

親友的相繼趕來，在那時的我看來，也是種奇異的魔法。

這個家從來沒這麼熱鬧過。

我不認識的教會牧師拿著十字架來了，曾見過的修行人也拿著佛珠來了。

修行人忽隱忽現，騰雲駕霧；牧師的十字架綻放光芒，金光四射。

他們於我，都是神秘且具能量的暗示。

曾祖母一拐一拐地趕來，她的拐杖聲更為有力，顯得沒有半點病的樣子。

祖父的黃包車停在門前，人卻在客廳擁抱祖母。父母親相擁著，伏地痛哭，說述著她們忙於工作無法照料小孩的苦痛。家中長輩和親友的表情扭曲，像哭又像笑。而在一旁沉默的我，卻傻愣沒有哭泣。我想，姐姐還在的，她不就在我眼前躺著？在思索的當下，天上的黑雲暗光中，傳來春雷一響！我抬頭一望，一塊雲朵化成兔子，瞬間化姐姐面容，往烏雲密佈處飛去了。

同時間，我身後傳來窸窣的草聲，我低頭一望，竟是菩提樹的樹根走動，圍成了愛心之形，而一片片菩提葉落了下來，一片葉是一顆心，每落一顆心，我喊一次姐姐的名：心怡。一顆愛心，一句「心怡」。我輕撫著姐姐臉頰，回想跟她相處的光陰裡，多半是她來照顧我的，然而，她現在不僅耍了個「躲」的魔術，靈魂還飛上天了（雖然我的身子很輕，但要我飛上天，可真是難事一件），不知道要多久後，姐姐才會放心回來呢？

我抱著狐疑在心，而徹夜難眠。我產生幻覺了嗎？

我想起父親說過的話：「很多事都一樣，消失了就不會回來了。」

十天後，姐姐出殯了。我見她「躲」在一個充滿香氣的木箱子裡。

姐姐徹底學會「躲」的技巧，「躲」在一個木製的「洞」裡。

（她在這場「躲」的遊戲裡勝出。）

顯得，這個洞是姐姐的，不是我的。

但奇怪的是：不知是否我的眼睛有了問題，當眾人排隊送她上山時，我彷彿看到螞蟻一般的隊伍；在姐姐蓋棺下葬的那刻，我有了蚯蚓鑽洞的錯覺；在棺木入土塵沙飛揚時，我彷彿看見一支用蘆葦編成的掃帚飛了！龍洞塌了！許願池枯了！我畫的圖燒了！雲朵濕了！菩提樹倒了！親人哭了！天上下起青蛙雨了！青蛙落地後又高高彈起，長出翅膀飛行了！雨水流入了龍洞，卻遲遲流不出龍洞，雨水把龍洞積成了一座池塘！淚水雨水池塘之水均流向不知名的遠方！整個世界幾乎要承載不住而山崩地裂了。

我悄悄地躲著。躲在自己的心裡。

躲。

（——事隔多年後，我調出當年的新聞紀錄，卻沒看到任何有關地震的記載！甚至，當我回到老家去找這棵菩提樹時，卻發現它本就是棵龍柏樹、沒半點菩提樹共生的影子啊！（地面上的確有幾隻蚯蚓，而樹洞蟻洞仍在）那麼，如果姐姐撒手是真，難道關於其他的記憶是假的嗎？到底是我生病了，還是我記錯了？我不停不停地問自己，關於童年裡悲傷的細節，卻一點斬獲也無啊。但我確定，我的童年記憶裡，出現了諸多的魔幻寫實。

——我更確定，姐姐的「躲」，讓我心既快樂又痛苦、是溫熱也冰涼。